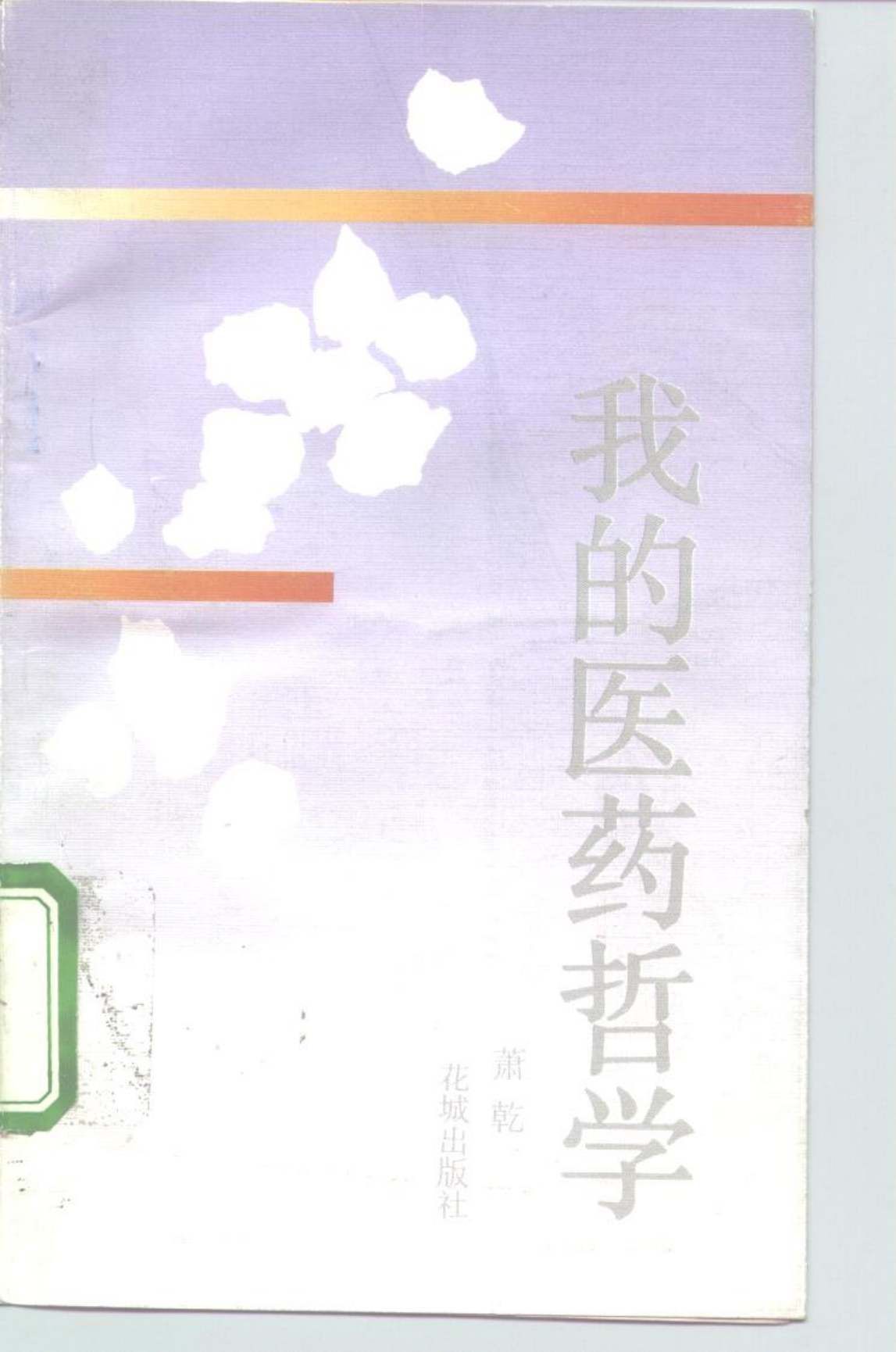




我的医药哲学

萧乾

花城出版社

83390

I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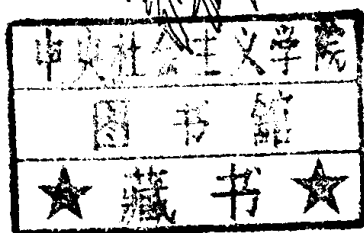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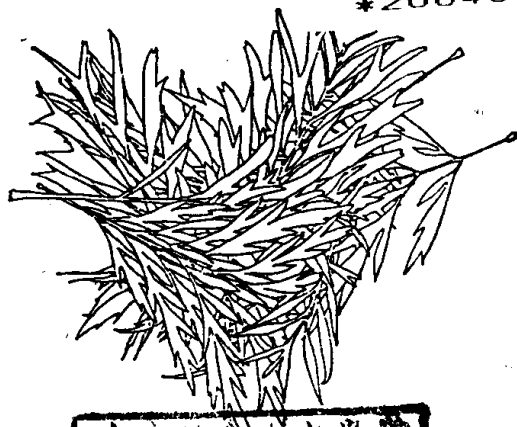
157

我的医药哲学

萧 乾



200407979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我的医药哲学

萧 乾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2插页 60,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60-1240 -3/I·1100

定价：2.40元

DKBB/05

内 容 提 要

萧乾是我国当代著述颇丰的老作家。这本散文集是他近年辛勤笔耕的又一收获。作品取材广泛，或品评创作的甘苦得失，或忆述文友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或抒发生活和情感的体验，行文质朴无华，不事藻饰，娓娓道来，自然亲切，给人如沐清风之感。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

（代序）

编辑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是我们《随笔》杂志同仁怀抱经年的一个小小的愿望。近些年来，由于受经济上亏盈的制约，出版社想出版亏本大的套书，已颇为艰难。出这套小丛书，每种几万字，薄薄的一小册，即使赔本，出版社目前也还赔得起；书小而薄，价钱不高，一般读者也买得起。如此避难就易，总还可以奉献出一些我们自以为于读者、于社会或多或少有点益处的书。这也是一种“聊胜于无”吧。

这套小丛书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一曰：精。小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早已逾“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的老作家。他们也是《随笔》的老作者。他们饱经沧桑，承继着我国知识分子以及“五·四”以来

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报国忧民的意识与责任感。我们深感幸运的是，在结束“文革”和“拨乱反正”，开始新的历史时期之后，老作家中的不少人青春焕发，成了我们的良师益友。十二年来我们在《随笔》编辑工作岗位上，一直得到他们有力的支持和恳切的鼓励。他们经常把自己的佳作惠寄《随笔》刊发。现在收入这套小丛书的许多作品，就都是先在《随笔》发表过的。我们有幸充当了它们的最早的读者，曾为之感动甚至击节过，并从中汲取教益和精神营养。

二曰：真。首先，真，即真实，乃是文学的生命，也是这套小丛书的各种作品的实在内涵。古人有云：“言为心声。”经受过“左”的教训，尤其是“文革”磨难，深谙“假、空、大”之害的老作家们，在他们的散文篇章中，总是力求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描述生活的本来面貌，力求讲真话，讲出自内心的话。诚然，真话不等同于真理，但真理却永远跟假话绝缘，与真话相连。在这些小册子里，他们只有未说或言犹未尽或有所保留的真话，但绝无掺假说谎。再说，这些作品的“真”，

还表现在作者对真理的执著的探索 and 追求。正如巴金所说的：“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可以毫不夸张地称道，这些小册子都是阅世久深、甘苦备尝的作者们直面人生，袒露心灵，孜孜矻矻地追求美与光明的真实记录。

三曰：杂。这是就小丛书的题材品种与表现形式的多种多样而言，即在写作上没有任何特定划一的框框，东西南北，海阔天空，鱼游鸟飞，各展其长。体现了散文领域的无比宽广，我国散文是极其自由的文体。这套小丛书中，有记事忆旧，有述人状物，有抒情写景，有旅行草，有杂感随想，有读书漫笔，有生活琐拾等等，真是不一而足。但杂中有同，多样中有一致。这套小丛书繁杂多样的作品里，老作家们各各展示自己个性的同时，有个一般中年、青年作家尚没有或尚未达到的长处与优势，那就是：学识修养的广博富有，写作功底的深厚扎实，文笔的老到、精练、优美，遣字用词的准确、鲜明、生动。可谓异彩纷呈，珠玉连篇。其中不乏真正的美文佳构。

以上所呈，皆属管见。因仓促间请不到合

适而又愿意为这套小丛书写序者作序，我们只好斗胆急急草成此篇小文，权充“滥竽”。诚惶诚恐，谨乞正于各位老行尊和读者朋友们。

《随笔》编辑部

1991年夏暑未消时于广州

目 录

一个“聊胜于无”的小愿望(代序).....	1
解围.....	1
小同行.....	3
收获.....	8
河口险遇	
——并怀施公蛰存.....	13
后怕.....	18
我的医药哲学.....	23
“学习模范”.....	29
“五月花”二邻居.....	33
记忆中的独木桥.....	38
窘.....	42
世纪大姐.....	45
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	
——为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	48

致一位离休的老编辑.....60

文字工作者离退休之后.....63

默默的奉献者

——庆于道泉兄九十寿辰67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72

电视机旁的遐想.....77

漫谈小说创作

——为在台北举行的当代中国文学

国际学术会议而作80

致我的台湾读者

——序《我要采访人生》87

序《一个大陆人看台湾》.....91

海峡两岸痛悼老报人、新闻教育家

成舍我.....95

悼好洋姑爷：保罗·安格尔

——重读他的诗集《中国印象》97

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

——读《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有感.....105

序《京华感旧录》110

评《禅说——尊者的棒喝》	112
影片《红星照耀中国》流产之谜	114
法律与公道	118
文武相声	122
汉城絮语	128
《围城》的启示	132

解 围

1979年以前，我同海外是绝缘的。那以后，又接触频繁了。每次出国必得讲演。讲毕，照例得准许人家提问题。有的好答，也有故意刁难的。

一次在芝加哥，讲完之后，听众中一位估计对我国颇有些了解的先生举手提了个问题：中国出版界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保密”，动不动就在书上标明“内部发行”，把海外读者一概摒之于外。他列举了几本书，本本都是译自国外出版物的。

每逢听到这类质问（那并不是头一遭），我总大大方方地回答说，过去确有“内部发行”过了头的情况。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出版界正在进行改革。这当然也是一个方面。

就像打球，你顺势把它接过来，总比硬顶强。何况那么回答既未丧失立场，又给人以中国真是在认真思考，积极改革的印象。

可是芝加哥那回，还没等我作答，座中就有一位华裔女士站起来，自告奋勇抢先代我解围。她说，因为中国纸张缺乏，所有出版物的印数都极有限。为了保证国内读者的供应，只好采取这一步骤。

我听了这个别出心裁的答复，不免一愣。同时，也感到很为难。是默认她的解释呢，还是去反驳？那是1979年的冬天，经过三十年的隔绝后，太平洋两岸初次进行文化交流。座中有对我们友好的，也有怀疑派，甚至还有对立的。那位挺身而出代我解释的，很可能是当地一位亲大陆的人士。我不能挫伤她的积极性，不可当众拆她的台。然而让她把国内的贫困夸张得那么可怕，我又不甘。

于是，我只好以补充的口吻说，我们的纸张还是够用的。自然，我们的报纸论张数比不上这里。通常只有八版。但是美国的报纸我实在看不惯。多达七八十版，厚厚的一大叠，可是新闻和论评统统给广告埋起来了。我还是更喜欢没有广告的报纸。

这也算是一种金蝉脱壳之计吧。

1990年9月15日

小 同 行

1945年春间，我随《大公报》胡霖社长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时，一天，当地华侨新闻界一位耆宿邀我们去那里的夜总会玩玩。胡先生说：“走，咱们一道去开开眼界。”伦敦虽然也有夜生活，我却无缘涉足。所以对我来说，那也是头一遭，心下充满了好奇。

驱车来到一家夜总会门前，身穿绛紫色制服的仆役殷勤地为我们打开车门。走进大厅，一位个子高大、身着黑色礼服、白硬领衬衫、脖间系了蝴蝶结的侍者（挺直得像只企鹅）走过来，熟稔地朝领我们来的主人打招呼，把我们领到离舞台不远的角落里一张桌前坐下。接着我们各点了一份饮料。

这时，正有位黑人歌唱家在扯了喉咙歌唱。舞池里，几对男女在翩翩起舞。这种场面在电影里倒也见过，觉得平淡无奇。

忽然灯亮了，音乐戛然而止。夜总会的主持人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台口。他先用食指轻敲了一下扩音器，咳嗽了一声，接着用神秘的口吻报幕：“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本夜总会今晚要为大家推出一个特别节目……”这时，大家都竖起耳朵，屏息静候着他报下去。我们也觉得很幸运，居然碰上了特别节目。可是当那人眉飞色舞地嚷出节目内容时，我们一下子凉了半截。宣布的是：“现在我们请到一位中国姑娘来给大家表演——脱衣舞！”最后一词是提高了嗓门嚷出的。

登时，大厅里掌声四起，可胡先生和我却不约而同地感到狼狈不堪，仿佛掉进了一个陷阱。使我们尴尬的当然不是那个节目本身，而是表演者的国籍。我们茫然地朝东道主老华侨望去，他却照样安详地吧嗒着烟斗，丝毫没露出窘态，更没有离去的意向。我们这两个做客人的自然也只好木然地坐在那里，倒吸了一口气，等待承受这场对民族自尊心的冲击。

刹那间，灯光黯淡下来。

这时，乐队的鼓手轻轻敲起鼓点儿，舞台左手隐隐闪出一抹粉色。这粉色随着由缓而急

的鼓点儿而扩大了，渐渐显出原来是一把巨大的羽毛扇。接着，在小提琴伴奏下，扇面上端露出年轻姑娘的笑脸。随后，另一把巨扇也愈益清楚地显露出来。这样，姑娘的脸就嵌在双扇之间了。

猛地，乐队的管弦齐奏，姑娘通身一道白影子就忽隐忽现地在挥舞着的双扇之间闪动起来，且舞且在台上绕圈子。台下的观众像是在伸长了脖颈，一心想用眼睛捕捉到什么。姑娘凭着她腰肢扭动得异常灵巧，在那宛若鹰翼般的羽毛扇庇护下，使你恍若瞥见了什么，其实又什么也没看到，只是倏而闪现一道白忽忽的影子而已。

转悠了一通，玩够了捉迷藏，姑娘又在轻而缓慢的鼓点儿的伴奏下，移向台口。两扇之间露出那张洋溢着胜利感的笑脸，朝台下屈了屈身，就在羽毛扇的保护下，退场。

一片鼓掌声中，可能有人感到受了一番愚弄，我们的心情则轻松了许多，甚至议论起“脱衣舞”这个词儿译得不得当。照字面，真像是要在台上脱个精光。实际上英语“Strip tease”讲得很清楚：前一个字确是“脱光”

之意，可后一个字作“戏弄”解，也就是一场幻觉而已。

其实，我们只是在自我解嘲，那毕竟是“中国姑娘”啊，还是忘记的好。

正当我们从适才这番憋气中恢复过来，打点精神准备看下一个节目时，那位姑娘放下道具，在后台穿好衣服，披上一条大红披肩，在众目睽睽之下，朝我们这桌款款踱来。她像是跟我们那位华侨东道主挺熟，他们互相打了招呼，嘁嘁喳喳地说了几句，然后她就用粤腔国语彬彬有礼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从重庆来的吧！”她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于是，东道主向我们介绍说：“黄小姐正在这里的一所大学念新闻系三年级。是咱们的小同行。她就是靠这种表演来赚学费的。”大红披肩带点羞涩地说：“听说你们是中国来的大记者，所以特意来拜你们为师的。”

这时，我们就问了问她学些什么课目。正说着，她的另一熟人过来同她寒暄。她只好不大情愿地站起来，一边向我们道歉，一边跟着那人走开了。

以前，一听说华人在美国打工，就认定不